电话/84481984 E-mail/jsbszt@126.com 编辑/金芝兰 版式/金芝兰 校对/蒋炳荣

LIUZHOUCAIFENG

立冬

■梁 铮

暖暖的。明亮的事物依旧主宰。
柔软的餐桌上，菜肴分外诱人，
狂风在减弱，星舰在返场。
我们闭口不谈寒气，在十一月
妻子忙着收纳，而爱的光次第落下，
仿佛一对咕咕之燕，耸动舌尖的双翅。

又见芦苇

■阿 欣

这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地还春寒料峭。每年北风呼啸、雪花纷飞的时候，从上海崇明岛驶来的一艘艘满载着芦苇的木质海轮，也开始拉着汽笛，停泊在我家对岸的造纸厂码头卸货。

那里是嘉兴民丰造纸厂的红旗塘原料堆场，四面环水，江中孤岛。整齐划一的秸秆、芦苇原料堆得跟山岭一样，一眼望不到尽头。

我家就住在红旗塘的对岸，小时候常摆渡去对岸割猪草。

扛芦苇是苦力活，几百吨的芦苇从很满的船舱一捆捆扛到岸上，还必须一天内卸完，不能有半点懈怠，否则会耽搁船户赶潮回上海。

但我们不怕吃苦，冬种结束后心里就发慌。没地方挣钱，口袋空空，日子难过。生产队里的几个壮劳力都早就盼着崇明的海轮到来，挣点“过年钿”。那个时候，虽然农村改革的潮头正从远处涌来，但农民还是过得非常清苦。

一天，大马力的海轮喘着粗气来了，我在江边看到那些船头和船尾翘得老高的货船，拔腿就跑，要去告诉兄弟们挣钱的机会来了。

去码头做几天苦力，有一笔几十元的收入，如此诱惑，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第一次要去堆场扛芦苇，我上了心事，晚上睡不着。刚蒙眬入睡，鸡就叫了。匆匆喝了一碗母亲熬的稀粥，就和几个兄弟出发了。

天上依稀有星星闪着寒光，地上的草丛都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一路上虽然冷得让人发抖，但我们快步小跑消失在晨雾里。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个早没有白起，我们最早到了码头。挑选了一艘吨位最大的货船，这样可以多挣几块钱。

每一捆芦苇都有五六米长，这些生长在长江口滩涂上的芦苇都很粗很沉。我个子小，虽然是数九寒冬，但不一会就累得汗流浃背。于是，衣服脱得只剩一件薄薄的棉衫，芦叶芦花沾满了全身，又痒又难受。

日过晌午，一大船芦苇已卸了一半，但越往下越费劲，几个人都累得大口喘气瘫倒在甲板。嘴巴干得要冒火了，我在船舷边掬一捧水润润喉。

江边不远处有两条小渔船一直在转悠，几只疲惫的鸬鹚羽毛凌乱地立在船舷边，捕鱼人不停地挥着一根竹竿，吆喝着把鸬鹚赶到河里，然后把它们口中刚捕获的鱼虾挖出来，再把它们赶下河去。

休息还没一根烟的工夫，船主望着太阳催我们快点，说再过两小时要转潮了。这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如一只鸬鹚。当然，船主不是渔夫，我自觉和不自觉地被赶下了船舱，继续背扛起一捆捆重量超过我身体一倍的芦苇，像蚂蚁一样往已堆得小山高的顶部爬去。

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可知、不可解的力量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如命运、因果，神一样地左右你、规引你。

那天，在扛最后一捆芦苇的时候，我已累得不行了，腿肚子抽筋好几次，但打堆的头儿偏偏要我扛往最远的垛顶。

“命令”不可违抗，要不下次就别想再来了。我走到七八米高的跳板时，脚步已经打战，额头上的汗水使前面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咬牙让自己往前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坚持到底。

忽然，不知从哪里刮起一阵狂风，向我扑面而来。枯草、芦叶呼啸着打圈。我在空中左右摇摆，非常危险，稍有闪失，我就会从半空中掉下，下边的人都在惊呼：“把芦苇扔下，把芦苇扔下。”但我知道，如果扔下芦苇，我的身体就会失去平衡，摔下去非死即伤。冥冥之中，我感到有一双手从背后抱住我，推着我一步步向前走，直到登上了堆顶。

这时，那阵狂风也挟带漫天灰尘向别处遁去。在风眼的中心，我依稀看到了一个身穿古代盔甲、面目可憎的武士向我龇牙咧嘴……到现在我还感觉这件事情太奇幻了。

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人们都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活着。我一直把这秘密藏在心里，从来不说。

不是风动，是幡动。神的影子就这样留在了我心中。

慢慢地，我从眼前一片片飘舞的芦花读懂了人生的真谛，人要像那些芦苇一样坚强不屈地生长。

芦苇生长在江南水乡的河边、泥滩。它一岁一枯荣，夏天的时候，芦苇荡里有河蟹、野鸭；秋天的时候，人们砍来做篱笆、搭草棚。

不管在哪里，我看见芦苇就想起以前那些艰苦日子。偶尔，在村里见到那些以前一起扛芦苇的兄弟，常让我莫名地感到悲伤和激动。

民丰造纸厂的红旗塘原料仓库，后来因为一场大火搬迁到别处去了。

往事不可回首，红旗塘潮水滚滚向大海奔去。

一树花的转场

■郑凌红

秋到冬的转场，是时间的礼物，也是万物的恋爱。

初秋踏着轻快的脚步，仲秋带着浓浓的思念，晚秋透着一言难尽的落寞。这样的进程，似乎对应了桂花的来路，由蓄积到淡然，再到清风拂面，我闻其香。

秋雨是染色师，把桂花染成了金黄色，如同金子一般，镶在了墨绿色的叶片中。桂花跟随秋天的高度而摇曳，它看见天下男人的神情，也看见天下女人的深情。

站在淋浴房内，拧开喷头，水蔓延，像异域赶来的幽灵，停在肌肤上，钻进脑内，换得片刻神闲。我在万物之中。万物，不妨以心为始。落在文字的池塘里，就有了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意味。

人生苦短，秋天亦然。不太想承认对于生活的概念里，有着个体的执念：秋天是短暂的。秋天，随着一树树桂花开而走向成熟。

它是豪放的。像道家的庄子，不像道家的老子。“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拉长的风筝，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天上是银河，天上是千古传奇，天上也住着人间上下求索的神仙。于是，田野铺开大道，万物奏响新的乐章。人在天地之间，收获他们曾经走过的春生夏长。它生在江南，温暖湿润，它可入药，它可甜可咸，它带给遇见的人们一种亮堂堂的舒爽。

想起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他一个人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他觉得，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之态，才是最值得赏乐的。又想起郁达夫《故都的秋》。我明白他的故都对我来说没有存在感，我只能进入他的意境：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

秋来秋往之快意，来去只在一刹那。苍穹之下的田野芬芳，层层叠叠，日日见新、日日秋深的况味，直抵每个人的心房，在暮色四合，在晨光初露，在万籁俱寂，在每一个似曾相识、桂花盛开、偶然遇见的时光碎影里。初秋、仲秋、晚秋，无疑是秋天的三部曲。秋天之于我，总是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喜由心生，也由境造。

有人说，我爱完美胜过残损。有人说，爱一个个具体的人，才是爱万物。那么，桂花无疑是万物的投影、秋天的投影。

乡下的桂花树可寻，乡里乡亲也可亲。沿着屋后的路走，穿过两边的田地，地里的青菜长得欢喜，萝卜的叶子在扩张，而桂花树在靠近坡向阳的一面，水沟的上头。这是一棵“放养”的桂花树，栽培已多年，据说主人已迁居，每年深秋，总会吸引一些看客。它远看像一把大的花黄伞，近看花序簇生于叶腋，每腋有十来朵小花，闻之芳香浓郁。稍微远离两三米，待风吹来，香味怡然。

斜站在坡上，顺着枝条，用手轻轻地捋，然后将手指聚拢，另一只手在下面托着，尽量不让桂花掉离。一捧捧放入随身带着的袋子里，看桂花聚集、重叠，艳丽加倍、夺目加倍。

桂花是秋冬之间的转场，吹响了隐遁与收获的号角。

一次印象深刻的采访

■卫 平

对于记者这个职业，我以前接触不多，总感觉有点神秘，所以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好，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我也会被记者“盯上”了。

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一位女士的声音，对方自称是《嘉兴日报·嘉善版》的记者，说要采访我，我以“工作很忙，没空接受采访”为由婉拒了她。

过了一个星期，又有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我的手机，是一位男士的声音，他也说自己是《嘉兴日报·嘉善版》的记者，也说想采访我，我继续以“工作很忙”为由推掉了。

又过了几天，第三位记者打来电话，是一位女士，她开门见山地讲了要采访的内容，并说尽量压缩话语，不会占用我很多时间，而且采访时间由我定，什么时候有空她就什么时候来。我对她讲：“我做的都是小事，没必要宣传，你们记者那么忙，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三个电话三次拒绝。起初，刚接到电话时，我确实觉得我做的都是小事，虽志愿者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社会工作，但社会是个大家庭，人和人之间都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今天你有困难，我帮助了你，明天我有困难，也许你就会帮助我，一家人之间的互帮互助都是正常现象，用不着宣传的。但记者们的“执着”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我这么一次一次拒绝采访，是否有点不近人情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一位陌生的女士来到了我们科室，她问：“请问王卫平是在这里上班吗？”我说：“我就是，你有事吗？”“是的。”她回答道。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就把她领到我的办公室去了。

一进门，她就开始了自我介绍：“我是《嘉兴日报·嘉善版》的记者小孙，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打预约电话，直接来找你。”接着，她又说：“我们今天不算采访，就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听到这里，我的心情就放松多了，我笑着说：“其实，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没有支持你们工作。”随后，我们就聊了起来，聊了我们各自的工作，聊了我们的生活、家庭。慢慢地，小孙就把内容引入了正题，她询问了我做志愿者的初衷、做志愿者的过程和体会，以及做志愿者时遇到的一些具体事情……

到采访结束时，我和小孙已经真的像老朋友那样熟络了，小孙的敬业、认真与随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各自留了手机号码，约好以后有空常联系。

这次采访让我对记者的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也让我对自己数年的志愿者工作做了一次小结，我非常感谢《嘉兴日报·嘉善版》的记者们。

吴镇的汾湖

■梅 萌

元代的一个深秋
吴镇将自己画进了汾湖
驾一叶扁舟带上一葫芦的酒
隐入了浩渺的烟波
他喜欢做汾湖上的一名渔夫

秋雨潇潇
渔夫头戴竹笠身披蓑衣
把一根鱼竿慢慢地伸进水里
希望能垂钓一尾鲈鱼
安然恬静的时光
他与汾湖留下一张水墨的合影

夕阳西照
渔夫仰首遥望
水天一色呼应云霞绚烂
晚风吹拂惊飞一双芦雁
岸边树木空灵苇荻茂密
他漂泊的家在平淡清远的归处

月色透明
湖面弥漫着一缕缕酒香
微醉的渔夫轻声低吟
向水中的鱼虾诉说深藏的心事
情到深处泪花湿润了白须
他孤独的心与汾湖一起入眠

一支笔一张纸一砚墨
吴镇蘸着汾湖的水
画着渔夫桨声里浅浅的身影
画着水乡泽国四季的风景
画着灵魂的根对纯净世界的追寻

嘉善县传媒中心地址：嘉善县罗星街道人民大道555号 邮政编码：314100 公告办理：84228365 报刊部：84481984 新闻热线：18805830707（虚拟号770707） 发行咨询电话：84052268 嘉报设计印刷公司：82531555